



火花

惠民地区短篇小说集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前 言

为了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三十周年，我们在全区，广泛深入地开展征文创作活动。这里选收的，就是其中的部分作品。

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惠民地区广大工农业余写作者，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指引下，以革命样板戏为榜样，豪情满怀，挥笔高歌。从不同侧面，反映了火热的农村现实斗争生活，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，展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的农村新面貌。

希望全区广大工农业业余写作者，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，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著作，刻苦地进行创作实践，努力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。

由于我们领导文艺创作还缺乏经验，再加作者水平有限，作品中的缺点与错误，一定在所难免。在这里，殷切期望广大读者，批评指正。

惠民地区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宣传组

一九七二年五月

目 录

盐碱窝里绘新图	滨 县	段剑秋	(1)
	惠民县	张心辉	
火 花	邹平县	张荣新	(76)
	博兴县	杨同柱	
女 机 手	高青县	董洪昌	(99)
一 星 管 二	高青县	邵勇胜	(110)
战 友	阳信县	范文亮	(122)
前 辈	邹平县	肖端祥	(136)
追肥风波	高青县	杨绍亭	(142)

盐碱窝里绘新图

滨县 段剑秋 惠民县 张心辉

一

春暖人心。春，给人以巨大力量。

七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，鲁北平原，“农业学大寨”的群众运动，龙腾虎跃，热火朝天。

朝阳大队社员们吃早饭的时候，太阳已经大高了。

周大娘住下风箱，抽出火棍往灶前的碎土里一插，一阵青烟冒了出来。她站起身，掸了掸衣襟上的尘灰柴屑，转身从门后边拿起笤帚。一哈腰，唰！唰！唰！地上的柴枝枝，草叶叶，就打着滚儿“集合”到灶前了。接着，全家用的长方饭桌，老人坐的撑子，孩子坐的板凳也摆好了。谁不夸周大娘是个心眼好、顾集体、利索能干的厚道人啊！虽说已经四十五岁了，眼角的“蜘蛛网”儿也越来越明显，可那久经风吹日晒的身膀骨，还是硬棒棒的，说里就里，说外就外，各处都铺排得周周到到。按说，闺女慧芳已经二十四岁了，可以接手了。可周大娘这个老干部家属，还有自己的打算：经过整党建党，闺女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

了。群众越信任，上级越支持，当娘的就越该帮她把工作做好。家里的活，是不能让闺女插手的，应该让她一心一意为大伙操心，把劲都用到工作上。就是她有闪手的地方，当娘的还该帮她一膀子劲呢！

我爱北京天安门，
天安门上太阳升，
伟大领袖毛主席，
指引我们向前进。

.....

一阵清脆的歌声，从街上飞到院里。

“小明！”

“哎——”随着声音，一个十四五岁左右、胸前飘着红领巾的男孩，挎着书包蹦到屋里。

“叫你姐吃饭去！”

“是！”小明调皮地打了个立正，一个向后转，拔腿就往外跑。

“回来！”周大娘忙把他叫住。

小明停下脚：“咋啦？”

“看你这个毛躁劲！小声点，别粗喉咙大嗓门地吓她一跳！”

“是！”小明又跑走了。

周大娘从橱子里端出碗来，又在闺女最爱吃的豆瓣酱里滴了几滴香油。刚拿出筷子，小明张着嘴已跳回来：“她不在屋里呀！”

“瞎说！我做饭的时候，还见她屋里亮着灯呢！”周大娘认为小明调皮哄她，伸手就要掀锅。

“真的！一点不诓你！”

周大娘一听闺女真的不在，慌了手脚。她急忙来到闺女的屋，推门一看，愣住了：床上的铺盖叠得整整齐齐，桌上的油灯，还跳着火花，灯前是毛主席著作，一边是个小笔记本，钢笔还露着头躺在上面。看样子，早起来学习了一阵子，又出去了，要不还点着灯啊？

小明也跟进来，“不诓你吧？不在就是不在，老师说了，反对说假话！”他摸摸桌上的书，瞅瞅桌上的本，又叫起来“啊呀！姐姐写的字这么好看哪！娘！我念念你听。”他不管周大娘答应不答应，尖着嗓子念起来：

“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，有所发现，有所发明，有所创造，有所前进。”

“穷则思变，要干，要革命。”

周大娘听完，转过身来就往外走。慧芳到哪里去了呢？昨天晚上忙到半夜三更，打心眼里想叫她早晨多歇一阵子，谁知道又早跑走了，连吃饭都不知道回家。干啥娘挡你啦？拦你啦？扯你的后腿啦？娘还恨不得给你加把劲呢！

“准到地里去了！早晨上学的时候，我还见她往东走来呢！”小明见娘发愁，歪着脑袋给娘提线索。

周大娘抬脚就往东边走。其实，不用走出多么远，来到村东的小土疙瘩上一站，三里五里啥也能看得清清楚楚了。这几千亩的盐碱窝窝里，道边上，半天找不到一棵树；田埂

上，半天找不到一棵草；沟崖上，半天找不到一棵菜。向远处望去，白茫茫的象是一片水。向近处看，白花花的象是一片雪。一阵风刮过来，白乎乎的碱屑，飞起来就象一阵雾。风过雾止，白霜地里也星啊点的有些青棵棵，这就是盐碱窝里的唯一特产——曲曲菜。那边的麦子地，哪里象块麦子地呀！这里一撮，那里一堆，几十步没有一棵苗。

周大娘长嘘了一口气。几十年了，从她嫁到这里，年年不是这样吗？说改进，变化也真不算小。尤其集体化以后，在上坡里改好了几百亩，总算巴巴结结自顾自，不再吃国家的统销粮了。可是，东大洼这几千亩油碱场，虽说也下了不少的力气，只因碱情太重，年年改，年年没个好办法，所以老是不能对国家有什么贡献。往年，周大娘也发愁，今年却是愁上加愁！闺女是党支部书记了，全村老少都看着她，队上的事儿都找着她，社员的吃穿烧住都跟她说，摊上这么个盐碱洼，肩上的担子有多么重啊！慧芳能担得起来吗？

周大娘由近到远，从左到右，一节地一节地地查看着，一片地一片地地寻找着。到底在那白茫茫的“水”皮上找到了一个红点点。走到跟前，单认那根又粗又硬的歪辫，就断定是慧芳了。蹲在地里瞅啥呀？还不认的烂碱地？周大娘走到闺女背后一探头，见慧芳手里捧着几粒种子。

“慧芳！”周大娘轻轻地叫了一声。

慧芳一愣，回头叫了声“娘！”

“看你！”周大娘又心疼，又埋怨，“这有啥看头？碱场地老辈子就是这样，瞎子抡杖子，打着一棵就算有苗。快

回家吃饭吧！啊？”

慧芳直起身来，把几粒种子捧到娘眼前：“娘，你看这——”

“我不看！”娘故意装着生气“走，走，快给我回家吃饭！”

“不看就不看。”慧芳把手里的种子装进兜里，眼珠一转，象是又想起什么事来一样“娘，我先回去了！”没等娘吭声，歪辫一拧，一溜烟地跑起来。

周大娘赶忙招呼：“慢点跑！跑急了吃饭肚子痛！”

总算找回来了！周大娘紧追慢赶地回到家，进门一看，又是一愣：小明坐在板凳上，拿着小刀左看右瞅地削木头手枪，公公坐在撑子上，咬着长烟袋，叭哒叭哒地抽着烟，筷子堆在那里一动也没动，碗摞在那里一挪也没挪。

“慧芳哪？”

公公喷了口烟说：“你不是找她去来？”

“她不是早回来了？”

小明一摇脑袋：“没有，没有，连一丁一点一根头发的影子也没见！”

“真没回来？”周大娘一气，火头上来了。真是的，别人费劲把力找你一大圈，又跟我藏猫猫了！干革命也不能不吃飯哪？她一气之下，脚不沾地地又往副主任田忠家里走。甬二乎，她一准在那里。这爷俩一商量起事来，把啥也给忘了。

周大娘刚迈进田忠的大门槛，就听见院里吵吵嚷嚷：

“这叫咋着啊？咱没见过这号的！晚上一到家，哼啊！哈呀！吭啊！咳呀！腿痛啊！腰酸呀！不够他折腾人的。公鸡一打鸣，又精神了，让你连个影子也看不上！”

周大娘以为田大婶和谁吵架呢？赶忙走了几步，人没见面话先到：“我说她田大婶！”

“是大嫂子？咋来啦？”

“找慧芳啦！她大叔呢？”

“成神成仙啦！”田大婶一肚子火气，好容易找到个发泄的茬口，两大步就迈到周大娘跟前“你说说，天下还有她爷俩这样的不。当干部的少啦？哪个村没有？哪个县没有？咱没听说不吃饭的干部！这不，打发孩子叫了三遍，就是叫不回来！”

火引火，话引话，田大婶一顿嘟嘟，把周大娘的话也勾了出来：“还提哪！这不，我转到东大洼，好容易见到个影，咳！让她一哄，又不见了！”

“说真的，咱是拉后腿的吗？我还嫌他走的慢，恨不得推他两把呢！可也得按时把节地吃饭吧？又是那关节炎，又是那胃口痛，不住腿不住脚地窜就不炎啦？冷一口，热一口就不痛啦？”

“可不，可不！我也是直挂心。痛点痒点是小事，若是闹的生病长灾，不耽误队上的大事啦？”

田大婶一赌气，脚一跺：“谁管他呀，三天不吃我也不管！”话一出口，她自己先噗哧一声笑起来。

周大娘也笑了：“没法呀，没法呀！还是找找吧！”

“走，到木工大院去找！”田大婶迈开大步，噔噔噔地跑出来，一回头，才想起身后的周大娘。

两个人边走边埋怨。来到木工大院门口，正赶上装好了车。黄橙橙的大车，一挂三新。大青骡子枣红马，身高腿粗，滚瓜溜圆。车上，下层装的是黄漆橱子红漆柜，结婚用的箱子；中层，装的是酱紫色的小炕桌，淡紫色的床头柜；上层，是各样的椅子，凳子，杌子，脸盆架。往常，田大婶说啥也得亮开嗓子评论一番。今天可不行了，气攻着，火激着，走到大车跟前连脚也没停，气嘟嘟地往木工大院里走。

大院里，木料琳琅。粗的，细的，长的，短的，一堆堆，一摞摞，摆得倒也整齐。西面一溜敞棚，全是解板小组。拉锯的，两人一对，你拉我送，哧啦哧啦，锯末花花。大板小板，条条片片，循线锯材，规格标准。南面的一溜敞棚，是制作小组。打墨线的，量材画料，仔细认真；推刨子的，刨花翻卷，平如镜面；凿卯的，握凿举斧，分寸精确；成件的，严丝合缝，大样实在。东面的一溜敞棚，是喷漆小组，各样的成品送到这里，该涂色的涂色，该描花的描花，该上油的上油，该喷漆的喷漆，五颜六色，光彩照人；北面的敞棚就是成品“车间”了，油漆好的长橱短柜，统统按照次序放到这里。

各小组的人都忙着自己的活路，可谁也比不上田忠忙。他一边帮着解板的人，把解的木板放下来，一边嘱咐：“你们这个组可是开路先锋啊！不能误了后面的活！”

“放心，放心！”对方边答应边比划“你看你看，木板

存了这么一大摞了。”

南敞棚里正往外架木棚，田忠又急忙跑过来帮忙。他一边抬一边念叨：“你们这个组可是把关的呀，千万不能出次品！”

“放心，放心！”对方一边答应一边指点“尽你查吧，那样家伙也是严丝合缝，当当的！”

田忠笑咪咪地摸了把黑胡茬茬，正想往外走，对方又把他叫住了：“我说田忠，你得再给这里加点劳力呀，你看——”他指了指一溜没油漆的木箱“这画画描描可是个费劲活呀！急不得躁不得，不加入马可不行！”

“行！要多少吧？”田忠痛痛快快。

“加十个吧！哎！对了，这里可不要那些毛手毛脚的愣小子，你给挑十个心细手巧的姑娘吧！”

“啪！”大马车的鞭子，清脆地在半空中甩了个花，田忠急忙往外走，一下和田大婶撞了个满怀。

“瞎啦！”

“你——”田忠顾不上说下文，就转身朝马车招呼“哎——”

田大婶一把拉住：“哎哎哎，成天哎！还吃饭不？”

田忠一甩手：“你就知道吃！”接着又朝门外跑。

田大婶一把拽住后衣襟，急得个田忠甩手跺脚：“真是！真是！一顿不吃就饿死啦？”

田忠发急，田大婶比他还发急：“饿死还好来！省的我为你操心，就怕不好不歹，成个病汉！”

“我什么病啊？”田忠一拍胸膛。

“骨头倒挺硬！”田大婶的嘴就象挺机关枪“这会儿逞英雄啦，晚上哼啊哈呀地叫唤啥？一会儿腰痛，一会儿腿酸，一会儿又闹胃病，不是你啦？少罗嗦，快回家吃饭！”

田忠见田大婶真的不放手，庄稼火可真上来了，冲着田大婶就是一顿：“看看，我说你，吃啊，穿啊，就知道自己的鼻子尖！吃的哪里来的？穿的哪里来的？天上掉下来啦？大风刮来的吗？看不见咱那些烂碱地吗？长啥？收啥？咱八九百口人指望啥？得指望这个！”田忠指了指木头堆：“靠山的吃山，靠水的吃水。咱摊着这些烂碱地，就得指望副业！”他那黑胡茬动了两动，嗓门更高起来：“你别光看到自己，得看到全村！全村吃的，穿的，烧的，住的，打油买盐的，都得找我，多跑点腿算啥！我是个共产党员，是个干部，为大伙应该吃苦，应该受累！”

“为人民服务就不吃饭啦？”田大婶也提高了嗓门。可是，她的手却松开了。

田忠那里顾得再和她罗嗦，抽身朝走开的大马车招呼：

“哎！周山，停下！停下！”

赶马车的周山把鞭子往辕骡子头上一挑，大青骡子“咔嚓”一声坐住了车。他一抬腕，从车上跳下来，赶忙往回跑了几步，喜眉笑脸地应道：“主任，还有事啊？”他一向把个“副”字去掉。

“别忘了，供销社批给咱的木料，这趟千万拉回来！”

周山连忙点头：“行啊，行啊！咱是老‘千家’了，忘

不了！”说完扭头就走。

“回来，回来！”田忠又叫住周山。

周山赶忙调回头：“嘿嘿！还有话呀？”

田忠拉着脸说：“咱搞的副业，可是在计划的：生产用的原料，供销社供给；生产出来的成品，供销社给代销。咱说话办事，一定注意影响，实实在在。”

周山连忙接音：“是啊，是啊！咱又不是砂锅子捣蒜——一锤子买卖，和谁家都得实实在在！”说着，又转身向马车跑去。

“停下，停下！”田忠又赶了上去。

周山眨巴着眼睛：“还……还有话呀？”

“这是千万注意的事！”田忠一字一板地说：“咱要注意风格。供销社发现有次货，要立即拉回来。千万不能把次的当成好的去推销。”

“行啦行啦！都装在心里了！”周山转身跳上大车，红穗头鞭子一甩，“啪！”的一声脆响，大青骡子枣红马有节奏地“哒哒”起来。

周大娘赶上来了：“他大叔，慧芳哪？”

“没见哪！”

“哎呀！她从地里回来没找你呀？”

“从地里回来？咳！这盐碱地有啥指望头！不行，我得找找她！”

田大婶又赶上来了。她一把抓住田忠连拉带拽地拖走了。

突然，周大娘身后有人叫了一声“娘！”

周大娘回身一看，是儿子小明。

“你咋来啦？”

“姐姐让来叫你呀！”

“她回去啦？”

“回去啦！进门就让爷爷给她讲早先的事，什么苗呀碱呀的。”

一听到“回去”两个字，周大娘心里一块石头落下地。往后，小明说啥她也听不进去了，当然更不去管那些苗呀碱呀的事。她心里只有一个算盘：见到慧芳一定得“吵”她一顿，让她表个态——管用不管用是另一回事，今后得尽量按时把节地吃饭，最起码也得报个信儿。甭看她是党支部书记，大事听她的，吃啦穿啦，当娘的可得好生管照她。

周大娘一路上劲头鼓得足足的。可是，一迈进门槛，一看到闺女，气就忽地一下云消雾散了，一肚子话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。看看慧芳，那胖乎乎的脸蛋已经小了一圈儿。真的！当娘的眼里有数，瘦了一圈只多不少，这是没白没黑累的呀！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更显得大了，白眼珠上还挂上了一道一道的血丝丝。这是早起晚睡，看书学习熬的呀！一看这，什么那“吵一顿哪”“表个态呀”统统压下了。见爷爷孙女还在一个劲地啦，就赶忙催促：“算啦算啦！快着吃饭吧，再三蘑菇两蘑菇的，说不定来个啥事，又吃不成了。”

说着，赶忙过去掀开锅。

周大娘盛了碗粥，不等递到慧芳手里，就一声接一声地嘱咐：“喝，多喝点！吃饭不用慌，春天多喝汤，吃下去熨贴！”

慧芳喝了几口，周大娘又递给她个饼子，把盛豆瓣酱的小瓷碗往她跟前拥了拥，把洗好的小葱递过去。

“娘，你可吃呀！”慧芳见娘光照料她，又催娘快吃。

“吃，吃！”周大娘拿起饼子，还没递到嘴边，又停住了，两眼直瞪瞪地瞅着慧芳，慧芳大口咬了块饼子，又“咯囔”咬了半截子蘸着酱的小葱白，三嚼两拌，“咕咚”一口咽到肚里了。周大娘也跟着咽了口甜滋滋的唾沫。多么香，多么甜哪！当娘的恨不得闺女三口两口吃成个大胖子。

突然门外，呼隆隆拥进一群人来，周大娘抬头一看，天哪！净是些风风火火的年轻人。你看，领头的那个是团支部书记钢柱，数他岁数大，胎毛还没退呢，谁不知道是员上山下海不眨眼的“铁金钢”。那个胖墩墩的虎子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认准了的事，做起来，干净麻利一碰到底，是有名的“愣虎”。那个快嘴小燕，别看是闺女，跟小子不相上下，人们还说她有心机呢！在周大娘眼里呀！简直是个“愣头青”！

周大娘最怕他们把慧芳这顿饭给搅了，赶忙站起来，连推带拉地把十几个年轻人赶到一边。“吃了没有哇？谁没吃大娘给你盛饭！”说着就盛了一碗粥递给钢柱。

“吃啦吃啦，都吃啦！”十几个年轻人一齐哄哄。

钢柱把饭碗送到桌上，问慧芳：“你找俺们——”

钢柱一张嘴，周大娘赶忙用话截住：“住下住下！吃着饭谁也不兴说话！”

小燕一伸舌头：“厉害！”

“说啥？”周大娘刚想“吵”小燕一顿，慧芳噌地站起来：“可真有个大事，得赶快核计核计！”说着，饼子一放，抬腿就要走。

大娘赶忙转身，一把按住慧芳：“不行，天大的事也不行！”

“娘！我们说完了再吃，一会儿，就只一会儿嘛！”

“一会儿？”周大娘拉长了音“你那个一会儿，谁有准呀？我是不信那一套！”

那帮青年人叫起来：

“一会儿就是一会儿，还成两会儿呀？”

“大娘真不相信群众！”

“大娘是老经验主义！”

爷爷讲话了：“我说慧芳她娘，你拦她咋啦？年轻人就是这样：话装在肚子里憋不住，事不办完放不下。好嘛！让她去吧！”

青年们“轰”地一声往外跑，就象一帮喳喳喳的小麻雀，在周大娘跟前乱飞乱跳。可是，当周大娘伸出手来去抓时，抓这个也抓不着，按那个也按不住，就连手里接着的慧芳，也不知那个空儿飞了，真叫你哭笑不得！

“真是——”周大娘无可奈何地张了下手。她见青年们

都拥到慧芳的屋里去，就赶忙盛了碗饭，拿上慧芳咬成月牙的饼子，也跟到慧芳屋里来。

青年们一进屋，就把慧芳围了个水泄不通。你看吧，靠着桌子的，踩着凳子的，坐在炕沿上的，站在屋当场里的。有两个姑娘干脆爬到炕上。你喳喳，我叽叽。周大娘端着饭碗走进来，迈不开腿，插不上嘴，压根挤不到跟前去。

慧芳脚跟还没站稳，靠在桌子前面的愣虎子就催促开了：“快呀，慧芳姐，有啥重要的事？你快说！”说着，拳头一攥，“呼”地落在桌子上。看样子，慧芳一张口，他就马上打冲锋。

“看看，我说你那个‘愣’字没白添吧？一丁一点不屈你！”桌子那头的快嘴小燕白了虎子一眼“慌啥？还让慧芳姐喘口气不？吃饭还得揭开锅盖呢，你能连锅带盖都吞到肚子里呀？”

愣虎一瞪眼：“你吃枪药了是吧？”

快嘴小燕一张嘴：“你才——”

“哎哎，看你们，还没上阵就闹开分裂了，这咋行啊？”钢柱从中间一挡，又一个人给了他一顿“小燕，不管对谁，嘴都象剃菜刀子一样啊？啊！虎子你也别神气，瞪什么眼啊？掉出眼珠子来，看我不一脚给你踢到东洼里去！”

大伙“哄”地一声笑起来，小燕前仰后合地“咯咯咯”！虎子搔着头皮“嘿嘿嘿”！连在后面一肚子埋怨的周大娘也给逗乐了。她一边笑，一边数落这帮年轻人：“看看，我说是吧，凑成块就叽叽喳喳，没个大人样！”